

7 01/60, 201  
42  
南志 1957

# 新修曲沃縣志

山沿疆圖目凡銜序  
川革域考錄例名  
略略略<sub>下上</sub>

形勝 關隘附  
地表附

卷一之卷五

民國十七年戊辰

曲沃縣志

太達閣印  
原

新修曲沃縣志序

二十六年徵集之序

方志一史鑑之具體也。昔在封建時代。列國蓋莫不有史。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是也。尚書三代時王國之史。而猶附費誓秦誓。其時太史乘輶軒以采風。風詳於野。雅詳於朝。頌詳於廟。覽風詩之正變。可以知政治之盛衰。自後采風之制不行。故詩亡而春秋作。春秋故魯史也。自聖人有取其義。遂超乎乘輿禱杙而獨傳。事則取諸列國。而禮大於一王。文中子曰。聖人述史有三。書詩春秋也。厥後馬班范陳。以及資治通鑑。通鑑綱目。或紀傳仿諸尚書。或編年擬之春秋。皆爲一家專門之成書。爲紀事行政之龜鑑。自封建改爲郡縣。惟朝廷之史。設有專官。下乎此者。不敢僭史之名。亦不敢冒史之體。闕有作者。亦皆私家之紀載。國史不復有所采取。而

新修曲沃縣志序

一

一方之志。遂可有可無。且夫方志之不立。雖一朝之文物制度。據事直書。而於一方之曲折纖細。考之必不精詳。不惟言沿革者。無以爲考據之資。亦且爲政治者。無以爲觀法之則。沃邑爲霸主故都。良史董狐。流風不遠。自文襄以至平悼。執牛耳者百有餘年。而名相賢臣。故家大族。多出於其間。乃令紀載缺廢。雖善無徵。遂致訛以傳訛。而名流之子孫。亦且數典而忘其祖。至於政治之得失。人物之盛衰。風俗之隆污。閭里之富貧。戶口之增減。何政當因。何事宜革。何利可興。何弊必除。爲政者何取法焉。識者病之。曲沃之有志。肇自明嘉靖時。邑令恩縣劉公。越萬曆時。邑令雍邱趙公。續修爲沃史。清周公鉞因之。嗣潘公令沃。以爲一邑不得僭國史。改纂爲志。迨乾隆時。湘潭張公和五之治沃。惠政甚多。旣按道路遠

近請移蒙城驛於舊太平之史村。以減輕人民負擔。乃續修縣志。親身考其山川疆域。毅然指侯馬爲新田。古城爲曲沃。今治爲新城。辨漢儒二千年以曲沃爲今聞喜疑案。於沃爲最有功。可知良吏無非良史。文章政治。爲一貫也。自是武威張公兆衡。金匱張公鴻達。屢次續修。又四十餘年矣。物換星移。又經滄桑之變。官制軍制。學制區制。都已非舊。不及時圖謀。再越數年。文獻無徵。耆賢代謝。上溯前此。政事之故迹。辨經今沿革之源流。將有散佚失墜。不可復考者。前知事安陸郭君仲侯。設局續修。乃以體例之參酌。臆見之參差。遽爾擱筆。余下車後。言及斯事。甚惜其功敗垂成也。欲賡續之。旣自愧非史才。又於前此故事。未及參攷。後此民情。亦未周知。遂致因循七年。此七年中。徵文考獻。又徧歷各村。於昔今事

新修曲沃縣志

序

二

跡。知之詳矣。顧知之而不能言。不足爲真知。旣知之不以告人。又知如不知。於是決然爲之。以王君雪晨總理局務。仇君建侯爲總纂。梁君峽青爲協纂。楊君錦棠諸人爲分修。因地因時。規定條例。余詳爲參酌。於其中亦有取義焉。一曰圖。圖凡十四。如疆域星野。方里城郭。山脈河道。以志天文地理。龍門之舊例也。附之水利。見地利之可憑。望人民興起而擴充之也。繼以略。以圖中所列申說之。疆域沿革。山川。上溯往古。非猶是表裏山河之強國乎。已不勝今昔之感矣。曰賦役。附以戶口。以下各條。人民應有納稅義務。固也。然賦稅出於人。人資乎地。今之戶口。較之前志。十不及二三焉。何以保富。何以息民。亦守土者之要務也。繼之禮俗。先聖制禮。世異事變。不能相沿矣。而唐虞勤儉之民風。憂深思遠。稽以今之事。

實果何如也。祀典以宗聖。以尙武。當今之事務所急也。生業下附。農桑各條。彼汾一方。言采其桑。又曰桑者閑閑。非唐魏之舊風乎。孟子告梁惠王曰。五畝之宅。樹之以桑。可見土之宜桑。今

省長閭極力提倡。有桑園苗圃農會。而農桑之利興。有商會工廠。而工商之利亦興。於是以撫卹會教民之睦。媼任卹俾知相維相繫。人民可不仰體此意。使利無棄於地。力無遺於人乎。三曰傳。傳名宦。凡有治績是邦者。流風善政。臚列於篇。史記循吏。所由書也。豈非後之官斯土者。所宜法耶。傳文儒孝義忠烈。文人孝子義士忠臣。嘉言懿行。其遺跡數見不鮮。後之人所宜望風興起也。女子教育日進矣。先賢淑貞烈節孝而後才媛。知德重於才。以防踰蕩而敦風化也。其卓行義俠蠲賑任卹。附之叢傳。以勗其所難。而厚

新修曲沃縣志

序

三

人心也。仙釋隱逸流寓。今不常有。藝術則道德之餘事也。并附列焉。四曰表。官師所以治人教人者。封爵以褒寵。平教人治人者。年經月緯。以誌其前後。公署下附列各條。則分古制今制。以見因革之由來。昔之貢舉曰科。得人爲盛。今易之以選舉。復三代之遺制。則恃輿論人心之公也。今之教育。亦非古矣。望任其事者。勿數典忘祖也。五曰考。營建書力役也。坊表著德行也。其他文人之著作。或著之篇章。或見諸金石。其可傳者甚多。六曰志。文藝雖餘懷所寄。志乘非選政之操。然數千年之國粹在斯。固秦火所不能滅也。自三代以至前清。即此一隅。著述名家。風流文采。蔚然可觀。自學校崇拜西風。而教者學者。束置羣書。因陋就簡。烏焉之莫辨。豕亥之傳訛。視爲固然。遲之數年。不惟三通四史諸子百家之不知。即

四子書。十三經。亦且張目而不相識。故存此以示朔羊之意。後來有志者。瀏覽翻閱。或能奮然以興。扶斯文於不墜。是以采取不嫌其寬。不必爲文徵之附見也。識者諒之。凡此皆作志之微義也。夫志乘與政治。互相表裏。志乘爲行政之前鑒。行政因志乘爲法戒也。昔陸清獻公修靈壽縣志。於賦役戶口。殷殷加意。其仁心惠政。人民至今賴之。故以牧令起家。致位封疆。知名臣事蹟。已兆於靈壽一志矣。後之官斯土者。因志乘可求之利弊。以爲政事之因革。懲前毖後。援古風。今戶口何以蕃息。實業何以振興。禮教何以維持。風俗何以移易。所以志曲沃者。以此。所以治曲沃者。亦以此。余以求治過急。力盡筋疲。患憂鬱之疾。因乞病去官。於是書未及觀成。然後來劉君。必能補管見之不及。俾信史之常存。不徒見之

新修曲沃縣志

序

四

空文。亦且徵諸實事。斯邑之幸。亦余之幸也。跋予望之。

嘗中華民國十有六年歲次丁卯夏四月上澣升署曲

沃縣知事河曲鄔漢章序



新修曲沃縣志序

禮曰。入境而問禁。入國而問俗。求詳於所知。慎於所行也。常人且然。況官於其土者乎。孔子稱子文之忠曰。舊令尹之政。必以告新令尹。夫問其所當問。告其所當告者。以求之。今人問不勝問。告不勝告者。則徵之於古籍。訪今所以考獻也。稽古所以徵文也。徵文考獻。而內審度之於心。知其然。并知其所以然。準今酌古。庶有所依據。而行之有序。故學優則仕。仕優則學。仕以行其所知。學以求其所當知。其效皆在利於行也。讀虞書而知斯邑居於甸服。受至聖之淳化。據最上之黃壤。而其人民憂深思遠。蟋蟀見勤儉之風。椒聊呈蕃衍之象。而記之最詳者。則莫如左氏春秋。自文至悼。執中原之牛耳。蓋百餘年。人才之盛。兵力之強。財賦之雄。經略之遠。

新修曲沃縣志序

一

五千年之歷史中。蔚然大觀也。今雖時移勢變。而前人之閭里陵墓。遺址宛然。餘韻流風。使人欽慕。惟自秦漢以後。惜無專紀之書。明季邑宰劉公。始創爲沃史。繼之者更之曰志。迭次續修。其書率散佚無存。迨乾隆時。邑宰張公和五。廣續修之。考其山川。徵之載籍。力闢古之曲沃。即今聞喜之謬。誠哉言乎。不遑多引。但以汾澮而論。可證明矣。公在沃善政頗多。其移蒙城驛於史村。尤能審地勢。而合人心。以是知其留意於方志。乃所以爲政治措施之地步也。故官於斯土。於舊志之尙完。視其政事之善者。因之。不善者。革之。於舊志之已殘。其事實之缺者。補之。誤者。正之。亦鑒前車。啟後軌之微意也。余於丁卯孟夏。捧

總座閣公檄。轉任斯邦。適前任鄔君。續修縣志。亦當今之急務也。

蓋當有清鼎沸。民國肇建。體制既更。興廢遞嬗。百度維新。一代雅化。因革損益。事理日繁。不有記載。久而弗能尋其緒。將來之文獻。果何所取徵乎。今取舊志之存者。一再讀之。人文若何發達。戶口若何繁滋。市廛若何充盈。風俗若何良善。非惟難追往古。即徵之乾嘉時代。已遠歎弗如。反覆思之。莫測因果。居恒謂物質有限。多賴農工。返我勤儉淳樸。或亦救弊一途。而世界潮流。日進無已。前何以由盛而致衰。後何以由衰而復於盛。不數年間。將爲斯志開一新紀元。官斯土者。亦惟有鑒古衡今。因其地。因其時。以求知其所當知。行其所當行。視斯民之躋於大同之世而已矣。敢泥空文。而背時勢乎哉。到官三閱月。值書成。爰弁其簡端如此。

民國十六年孟秋中澣

新修曲沃縣志

序

二

邑令東光劉玉璣撰



新修曲沃縣志序

仿柳河東邕州馬退山茅亭記體

冬十月。奉檄調由靈石蒞曲沃。爲冬防閱操保衛團。車塵馬迹之所經。詢故家。考遺俗。察民隱。慨城垣之荒蕪。村社之坵墟。失勤儉也。溯曲沃之封田。始於桓叔。桓叔好德。以表裏山河。土厚水深。兵強賦足。人文炳蔚。政教休明。霸圖雄業。蓋天鍾毓盛強。繼晉之微弱也。無如河山猶故。今昔勢殊。椒聊之蕃衍不覩。唐俗之勤儉不崇。閭閻蕭條。游覽者以爲歎。嘉平月朔。修志局王紳澤沃來。持新修志。請題序以冠編首。余權篆未久。正欲瞻仰文物。以悉聲教之優美。前賢善政。藉作先河。公暇一窺。竊喜文獻足而戲事有由。任纂修大責。仇紳汝功。而協贊要務。由諸紳分襄。總理其事者。爲王紳澤沃焉。繼以瀏覽全豹。人物風俗。田產財賦。興廢升降。指掌瞭

新修曲沃縣志序

序

一

如。儼成信史。噫。歲越一周。膚功以奏。是役也。天荒開廓。而經營賴劉。二公誠繼美矣。所惜者梓工未雕。責猶待勝。爰促祖鞭。俾盛舉早成。以慰官紳之望。謹序之。時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一日署理曲沃縣知事黎城王璋序



新修曲沃縣志序

民國丙寅之冬。河曲鄔縣長將開局續修縣志。招集士紳會議。將以汝功爲纂修。汝功作而言曰。邑之有志。關乎人物風俗田產財賦興廢升降之實錄。非見聞之確。義例之精。抉擇之嚴。去取之當。不能爲一時之信史。非可以率爾操觚也。汝功自束髮後。奔走餬口於四方。曳裾公卿之門。其在故鄉。無終三年淹者。於故家遺俗。未悉周知。先達名人。亦希於晉接。且爲人作記室。所作者多酬應之文。又以其餘力攻舉子業。於馬班范陳之書。未暇詳究也。江文通曰。作書莫難於志。近閱章實齋文史通義。於前人所推。如武功縣邑諸志。多所指摘。矧固陋不明史義如汝功者乎。是以前縣長郭公之議修志。已曾以是席屬之。汝功維時苦辭。以推薦吾友實

新修曲沃縣志序

一

峯孝廉。後以與當途意見參差。事遂不果。今又十易寒暑矣。汝功年益老。學益荒。精神益衰。謝筆昏。豈於前所不敢任者。今乃覷然任之乎。請以固辭。鄔公曰。雖然。事惡可已。吾倩梁君蚨青爲君副。並以楊王諸子助之。諸子皆一時之雋也。如必猶以其任爲重。吾更請王君雪晨爲君協輔。君但總其成焉可也。重違其意。不得已。勉應之。故凡重要如條例等事。皆出自雪晨。而汝功爲之點定。雪晨不辭其煩難。調查明確。條晰縷分。而書遂告成。昔韓退之不敢爲史。以爲宰相哀其老窮。苟加一職榮之。非必督責迫促。令就功役也。賤不敢逆盛指。其友柳子厚作書非之。沈歸愚尙書。旣老。選清詩別裁。清高宗作序斥之。二公之病。汝功皆不能免。脫有友與在上。相加以訾警者。又可避乎。然雪晨之於是書。謀之周密。自可

爲一代之信史。汝功賴之以成事。幸也。書經始於丙寅孟冬。成於  
丁卯季夏。因以書之簡端。志中之詳要。不更贅。以俟質諸當世之  
知史法者。邑處士仇汝功謹序。時年七十有四



舊志序

明嘉靖三十年辛亥

邑令劉魯生

思縣

曲沃舊無志刻。嘉靖戊申九月，余承乏是邑。纔踰月，巡撫舜澤蘇公移文來取縣志。余實不文，且初任未暇也。因謀諸耆舊，得邑之英毅軒李子、裴莊仇子、近泉許子，禮請以董其事。兩月而集成。余公暇披閱三覆，見風土之美、山川之秀、賦役戶口之繁、物產之衆、官師人物之賢、文章著述之雅，甲於他郡。廼作而歎曰：沃古封國也，肇自三代，大盛於春秋。至今猶爲河東劇邑，而無志焉。斯不謂之缺典乎？廢而不舉，有司責也。將欲以三子之所成者，壽之於梨，又思今郡縣志，即古列國之史，所以彰往察來，別淑慝，昭勸懲也。非可易易言者，必廣詢博採，而後無遺蹟，循名責實，而後無訛傳。義正詞確，而後無贅語。類序倫分，而後無亂章。故其載欲悉其事。

新修曲沃縣志

舊志序

一

欲核其書，欲直，否則疎也。戾也。支且舛也。志雖作，不如其已。此古文章之士，操觚染翰，千言可立就。至槩之以史，則雖學博二酉，體具三長，而於一字之下，未嘗不含毫閤筆。遜其難而莫敢定。顧余何人，而敢當茲任哉？遂寢其事。因循幾二載。毅軒子復來請曰：邑志前此凡三作矣。今皆隻字弗錄。若再襲前愆，恐九仞之功，廢於一簣之未成。甯不爲智者惜乎？余因其言而諦思之。金匱石室之藏，與堯夫野人之記，臧否不同，其趣一也。矧我國家疆理海內，曲沃去畿壤僅千餘里，其民物之被德澤，人材之沐教化，亦深且久矣。則夫紀述治功，贊揚盛美，亦有司奉職之義也。是以忘其謏劣，取三子之錄，間以已意，繁冗者刪之，失次者定之，缺略者補之。事類之不係乎本縣，無關於名教者，削之。總其綱，則有八。析其目，四

十有六。平峽分爲上下二卷。大率從三子之筆。而補偏救弊之論。殺軒子爲居多。皆矢心秉公。守正不阿。據古今之跡。考名實之副。共求爲實錄。以示存羊之志云爾。若曰明軌憲章。崇教樹風。義足追古。文可傳後。繼成一邑之典。又俟夫後之長於史才者。而予固非其人矣。

沃史舊序

明萬曆四十年壬子

解元進士 吏部侍郎 李尙思

晉峰邑人

曲沃之有志也。自恩縣劉侯始。今雍邱趙侯。起寶坻。令來沃。甫下車。即慨然前志。乃屬邑博王君曰俞。萃文學閣。生重光。梁生士毅。劉生靖國。因生貳卿等。分類編纂。語語皆由於朔。名之曰沃史。而問序於余。昔者成周建國。各有專官。以職紀載。則爲史臣。乃子輿於千八百國中。僅舉晉乘楚檣。以證魯史春秋。則知善史之良。

新修曲沃縣志

舊志序

二

難。今之邑志。國史之遺意也。語有之。土生人。人生事。事生志。志一出而人畏志。乃懼事。是故董狐之筆。可信而懲。可懲而勸。侯之意實寄之沃史哉。沃自晉昭侯封桓叔。乃有今名。而繼世號多事。建新城之後。恭世子經於譖。然終晉世。猶遞有弑奪。而隨分於魏。終入於秦爲左邑。漢元鼎間爲聞喜。而建武又爲絳。至後魏而復今名。名何以仍曲沃也。謂膏廡猶故也。而侯則謂石田多而軍興重。民以賈而輕去其鄉。泰山嫠婦。不畏虎而畏政。其意款款在民矣。即山川建置。方域物產。亦必宣氓隸之鬱。若痼瘕之在身焉。見其表則重秩官。見其攷則重風俗。見其志則重人物。見其傳則重檣杙。若曰凡爲秩官者。悉爲民有者也。一不穀其謂民何。民以習成。釀爲風俗。人物先民之典型。而檣杙其攷鑒者也。侯之評邑令。有

官即微。人豈微。官負人。人負官之論。言言斧鉞。讀之凜凜。則侯之入於民者可知。是信史也。人比之春秋。而實沃侯之政記也。或惜侯才賸三長。乃不爲史而爲吏。然人人循良而天下治。人人操不律而民亦安。所寄生死乎。侯抱直突之慮。而情見乎詞。能爲千古徵文獻。又何吏之不爲史也。沃之史前無作者。有之自雍邱趙侯始。則其書不直可上追晉之乘哉。

復修沃史序

清康熙七年戊申

邑令周

鉞甫田

曲沃之志。創於嘉靖恩縣之劉。成於萬曆杞縣之趙。至我皇清康熙丙午。署沃今衡陽太守張公。銳然邑乘。按圖考狀。徵故采謠。其經鄉先生之耳目。士大夫之口吻者。業核其詳。無亥豕魯魚之訛也。凡土疆之分合。山川之流峙。道路之通達。風俗之隆替。物產之

新修曲沃縣志

舊志序

三

登耗。邑里之興廢。賢科人物。官跡官師。靡不包括無遺。而復以雲漢昭回之章冠焉。咫尺之編。識大舉細。彰往古而揭來今。厥功金石與並矣。余不敏。承乏椒聊之墟。夙夜在公。拮据民事。於鉛槧文獻。懼蕺蕺不逮。溪刻徒勞。不敢作拈毫想。茲沃邑之老成具瞻。裁衡鉅典。則大師相。大司馬。謂志之藝文一卷。所以彰符采也。而文多挂漏。即靈光一碑。讀之輝光四映者。竟置不錄。屬余以校搜之役。因不敢避炎暑。尋巖岫之迹。求鄴架之藏。兩旬而殺青。乃竟劖劖將竣。惟舊史內自唐宋金元明之有日無文者。間爲補足。其國朝諸家詩文。咸已鐫石。而藝文則差有可觀。刻有成本。因弁數語以志其勤云。

舊志序

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

邑令潘

錦崇安

曲沃舊志五卷。明嘉靖間縣令劉公魯生所修也。萬曆間知縣趙公彥復增爲二十六卷。名曰沃史。本朝攝縣事太原司馬大梁張君奇助因沃史舊文。重加編輯爲二十五卷。前令莆田周公鉞別綴藝文若干首。書始出。或病其言不雅馴。詮次紕繆。有志者每欲起而正之。余嘗讀是編。自愧見聞謏劣。不能窺作者旨趣。然於標目頗竊疑之。蓋古者諸侯各以其年紀元。故列國有史。如齊之有南史。晉之有董狐是也。自封建改爲郡縣。禮樂法度。一稟章程。無敢私議於室。即稗官野史。同於齊諧。君子猶或非之。況一邑之紀載。儼然自命爲史乎。故嘗過不自料。輒與邑中同志。取曩時舊志。別有義例。增損彙括。闕者補之。繁者約之。平心商確。一衷諸道。名曰曲沃縣志。蓋所以繼前賢未竟之志。竊附於張周二君子纂輯之末。非敢爲作也。後之君子。本是編而參考互訂。別展心裁。勒爲一書。光諸國門。余又竊有望焉。

曲沃縣志序

清乾隆庚寅

邑令張

坊

和五  
湘潭

新修曲沃縣志

舊志序

四

宜興儲六雅先生。修山西通志成書坊時在京邸。遊太僕師門。受而閱之。立論有典則。而辨證一志。剖疑摘要。見未曾有。至散見各邑。若彼此相牴牾。先生則并兩說存之。因就正請益。謂修省志徵之縣志也。辨其大綱耳。餘則三晉廣矣。勢不能如盧敖之窮遊。穆滿之徧歷。身親目擊。真知確見。握管時能以此邦文獻。而臆斷其有無可乎。解人知之矣。坊時爲之心折。夫志以昭信。亦以釋疑。民牧者爲人師長。將以釋羣疑也。必足之所履。目之所經。能指畫其山川都邑。形勢建置。胸有成竹。而後迺可釋羣疑。而千古因仍沿

革之說。亦不致任人秉筆。涼憊而罕所抉摘。曲沃屏障太行。襟帶汾澮。稱平絳劇縣舊矣。風俗之儉樸。財貨之衍輿。冠紳文藻之彬雅。都蔚自明迄今。來令茲邑者。先後皆纂錄。如周書鄭志。史胥藏之。用昭一邑大概矣。蓋志乘之修廢。與政治之張弛。實相爲表裏。今去雍邱趙君修沃史時。百五十八年。即崇安潘君修縣志。亦五十有二年。稽之外史掌邦國之志。每歲詔登。相去久遠。則編其戶籍之登耗。上其生齒之繁寡。酌其徭役之勞逸。經其渠堰之蓄洩。踵前人功。鑿然使不磨。余也何敢多讓。顧志以垂信而剖疑。余來沃。凡沃所當爲。不惜謏劣。每舉而正之。然三年中所疑而莫釋者。獨曲沃新田之故墟。恒轆轤而不能申其辨。嘗考之先儒注疏。前代著述。皆稱古曲沃在聞喜。新田在今曲沃。坊以形勢推度。山川

新修曲沃縣志

舊志序

五

區畫。古曲沃不當逾絳山汾澮以南。新田豈宜仍遷沃城爲一地。即兩邑之間人如二李者。互載辨證。然皆無地以處新田。此千古以曲沃爲疑案。相沿而不改。熒惑將終古焉。會歲丁丑。邑人以移驛之舉。欣然請重修縣志。余乃以平昔所問學。參之三十年之閱歷。遠稽近徵。彰明較著。指侯馬爲新田。古城爲曲沃。今治爲新城。陳書質之。繪圖考之。作徵辨之。徧質諸士夫。英髦怡然。渙然冰解。心服。乃知尙論當具隻眼。立說需有確據。臆斷者何能操邑乘之觚。未嘗不往復六雅先生之言之有旨也。坊惟曲沃新田。在成周爲封國。及隸平絳。稱雄望。古籍昭然。煌煌乎大邦也哉。乃不採經傳。不辨故址。不核名義。非地負人。實人負地。讀書稽古之謂何。然饒於古而略於治。將人民社稷。豈能以不治治之耶。故華藻之以

文章根據之以事跡。尤舉治化所切要者而書之。然後羣知趨向。斯三千年之名區勝地。不淪於蔓草荒烟。億萬載之學士文人。皆自明於光天化日之下矣。古者輶軒探風。其典雖廢。稽雍正七年。詔各省修通志。以備一統志之採擇。今卷帙裒然。凡郡邑之所撰輯。皆若全鑑南車。而坊也。遭逢明聖。分符古邑。職宜以文章報稱。備內外史考。而潤色休明。黼黻皇猷。顧敢稍自暇逸。不力爲考信。以昭示吾民。而剖厥疑於來許也耶。

續修曲沃縣志序

清嘉慶二年丁巳

邑令 侯長燿

郟城

自古著述。創始者難。繼起者易。如班孟堅之作漢書。尙多本於子長。未免剽竊。他可知矣。沃自漢唐以後。鮮有傳述。至前明邑令劉魯生始立志乘。歷趙潘諸人。漸次增補。及乾隆戊寅。湘潭張和五

新修曲沃縣志

舊志序

六

令此邑。復加釐訂。考古證今。辨侯馬爲新田。歸蒙驛於太平。不獨較前志爲大備。而有功於斯土者實多。不幾美而難繼歟。然戶口有登耗。賦役有繁簡。人文之疊興不一。列女之接踵偏多。數十年來。雖山川如故。城郭依然。而養民育士之規。果前後一轍乎。揆文奮武之制。將今昔無殊乎。昔馬端臨云。常恐一朝散佚失墜。無以屬來哲。誠確論也。况栽培久則賢哲之累累相望者。當日增也。教化彰則風節之皦皦不汗者。何可沒也。即經術節吏治。文章蔚國華。其炳炳燁燁。足以信今而傳後者。又烏可磨滅哉。當此重熙累洽。景運日隆。官斯土者。竟墨守陳編。因循退廢。坐使數十年之故實。不爲編續。更數十年。或湮沒罕傳。咎將誰歸。顧戊寅以後之事蹟。固應詳明。而戊寅以前之簡編。亦須精審。是以刪繁剔冗。非但